



明嘉靖間吳郡覆宋單刻本

与同时仙良後合刻新序說苑本不同



劉向新序目錄



卷第一

雜事一

卷第二

雜事二

卷第三

雜事三

卷第四

雜事四

卷第五

雜事五

卷第六

刺奢

卷第七

節士上

卷第八

節士下

卷第九

善謀上

卷第十

善謀下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既明其政既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

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
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
能出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
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蓋得其一偏故
人奮其私意家尚其私學者蠱起於中國皆明
其所長而昧其所短務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
下之士各自爲言而不能相通世人之不復知
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
絀而不講况至於秦爲世所大禁哉漢興六藝
皆得於散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爲
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竒可喜

劉向新序卷第一

雜事第一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
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
瞽瞍與象爲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
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
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
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
及立爲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
撫交趾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
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州里

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旣爲司寇季孟墮郡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孫叔敖爲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

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羹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爲衆說之蔽而不知有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最爲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徃徃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

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
亦足以知臣之志者豈好辯哉
臣之不得已
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
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
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爲楚令尹
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禹之興也以塗山桀之亡也以末喜湯之興也
以有莘紂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興也以任姒
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
伯姬也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
問其故莊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
樊姬曰賢相爲誰王曰爲虞丘子樊姬掩目而
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

專責禮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為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為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鱮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鱮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

鱮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鱮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讎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晉遂舉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為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

其子不爲比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祁奚之謂也外舉不避仇讎內舉不回親戚可謂至公矣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筦蘇爲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

子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反其本性共王之謂也故孔子曰朝聞夕死可矣於以聞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昔者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之語奈何吳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已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群臣莫能逮吾

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也莊王之所以
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遂巡而謝曰天使
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衛國逐獻公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
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也夫天生民而立
之君使司牧之無使失性良君將賞善而除民
患愛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若地民奉其君愛
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若雷
霆夫君神之主也而民望之也天之愛民甚矣
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弃天地之
乎必不然矣若困民之性乏神之祀百姓絕

社稷無主將焉用之不去何為公曰善

趙簡子上羊陽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
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群臣皆
推車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為人臣侮其
主為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為人臣
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
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既以
聞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為人君
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何
若虎會對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
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鬪智者不為謀則社稷

危辯者不爲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爲鬪則邊境
侵簡子曰善乃罷群臣不推車爲士大夫置酒
與群臣飲以虎會爲上客

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趙簡子之門三日三夜
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
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
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
之與處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
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
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
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

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昏昏而
亡武王諤諤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吾
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
其幾於亡矣是以泣也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
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
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
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怒而
逐翟黃黃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
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
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

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入拜爲上
卿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爲
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齊戒不敬耶使吾國亡
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
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
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
車飾則賦歛厚賦歛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
以爲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爲損世亡矣一
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
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乃
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
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
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
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
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
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
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
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
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
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

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
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憤之難交
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
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
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疆敵提枹鼓以動百
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
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
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
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
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云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醑
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
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解具矣范
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
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
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
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
昭之爲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
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
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
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

之樂臣故不爲也苑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
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
大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
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
師其與焉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
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
于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
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
門下食客者二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
食不足朝收市租君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

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
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
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
而不應焉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
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
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
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陵採
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
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
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

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鳥上擊于九千里
絕浮雲負蒼天翱翔乎窈冥之上夫糞田之鷄
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
暴鬻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
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
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竒行超然獨處世俗之
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晉平公間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朕甚
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
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群臣行賂
以來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

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
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
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
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
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
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
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
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
哉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曰
其中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氏之

爲政也以苛爲察以欺爲明以刻爲忠以計多爲善以聚斂爲良譬之其猶鞞革者也夫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

楚莊王旣討陳靈公之賊殺夏徵舒得夏姬而悅之將近之申公巫臣諫曰此女亂陳國敗其群臣嬖女不可近也莊王從之令尹又欲取申公巫臣諫令尹從之後襄尹取之至恭王與晉戰于鄆陵楚兵敗襄尹死其尸不反數求晉不與夏姬請如晉求尸楚方遣之申公巫臣將使齊私說夏姬與謀及夏姬行而申公巫臣廢使命道亡隨夏姬之晉令尹將徙其族言之於王曰申公巫臣諫先王以無近夏姬今身廢使命與夏姬逃之晉是欺先王也請徙其族王曰申公巫臣爲先王謀則忠自爲謀則不忠是厚於先王而自薄也何罪於先王遂不徙

劉向新序卷第二

雜事第二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
荒來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
闕天成王任周召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
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
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公得管仲有霸諸侯之
榮失管仲而有危亂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
秦繆公用之而霸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吳闔廬
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國
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疆齊之

讎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更代以騎劫兵立
破亡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也故
闔廬用子胥以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
毅以勝惠王逐之而敗此的的然若白黑秦不
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
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
其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
亡者所謂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爲之與不肖
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
者嫉智是賢者之所以鬲蔽也所以千載不合
者也或不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

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錫
也然其要在於已不明而聽衆口譖愬不行斯
爲明也魏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
一人來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曰二人
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
曰寡人信之矣龐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
言而成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
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恭自邯
鄲反讒口果至遂不得見甘茂下蔡人也西入
秦數有功至武王以爲左丞相樛里子爲右丞
相樛里子及公孫子皆秦諸公子也其外家韓

也數攻韓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至周
室者其道乎韓之宜陽欲使其茂伐韓取宜陽
以通道至周室甘茂曰請約魏與伐韓令向壽
輔行其茂既約魏許甘茂還至息壤謂向壽曰
子歸言之王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向壽歸
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說對曰宜陽大
縣也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位雖險行千里攻
之難昔者曾參之處鄭人有與曾參同名姓者
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
然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
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

之賢與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
臣之賢也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也又不如曾參
之母之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
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
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
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
爵旌也樗里子公孫子二人挾讒而議王必信
之是王欺魏而臣受韓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
也使伐宜陽五月而宜陽未拔樗里子公孫子
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
王曰有之曰也兵使甘茂將擊之遂拔宜陽

者國有餓民

一本作下

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

餘行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

君人之道故厨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餓色

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

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且今行之於

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

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而妻鰥夫楚民欣

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壹獻餘魚而楚國頽

之可謂仁智矣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

夫琴所以象政也遂為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霜

王之事宣王大悅與語三日遂拜以為相齊有

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

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

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

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

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

淳于髡曰方內而負缸如何鄒忌曰敬諾請謹

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

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戒吏

省貧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

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

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毫猶能挈石駕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美敏捷也

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飢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躰不蔽而君之臺觀帷錦繡有風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慙遁逃不復敢見

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隄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間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脩官士夢惡則修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犧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

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歛重刑罰罪三也
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毋賦歛赦罪人
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守地吏夢
大帝殺地曰何故當聖之道爲而罪當死發夢
視地臭腐矣謁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
妖亦不勝德奈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
德而已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梁君下車設弓欲射之道
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群駭梁
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襲下車撫矢曰君止
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襲不與其君而顧與他

人何也公孫襲對曰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
年十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
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
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
者何也爲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
鴈之故而欲射人襲謂主君言無異於虎狼梁
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
日也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武玉勝毅得二虜而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虜
荅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雨血此吾國之妖也
一虜荅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

妖其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晉文公出田逐獸場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繒之憂鼃鼃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場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杜稷

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拙其取彌拙子罕之所寶者至矣昔者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原憲居魯曾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揉桑
以爲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聞之乘肥
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
原憲冠桑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衽
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
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
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
周而交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隱與馬之
飢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面有愧色不辭而去
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
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

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
之所及也在腸胃大劑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
之所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
日栢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栢
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此事皆
治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
聖人蚤從事矣莊辛諫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
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同軒淫衍侈靡而
忘國政郢其危矣王曰先生老僭欺妄爲楚國
妖讖莊辛對曰臣非敢爲楚妖誠見之也君王
卒近此四子者則楚必亡矣辛請留於趙以觀

之於是不出十月王果亡巫山江漢鄢郢之地
於是王乃使召莊辛至於趙辛至王曰嘻先生
來邪寡人以不用先生言至于此爲之奈何莊
辛曰君王用辛言則可不用辛言又將甚乎此
庶人有稱曰亡羊而固牢未爲遲見兔而呼狗
未爲晚湯武以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今楚雖
小絕長繼短以千里數豈特百里哉且君王獨
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蜚翔乎天地之間求
蚊虻而食之時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民
無爭也不知五尺之童子膠絲竿加之乎西仞
之上而下爲蟲蛾食已青蛉猶其小者也夫爵
俛啄白粒仰棲茂樹鼓其翼奮其身自以爲
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公子王孫左把彈右擲丸
定操持審參連故晝遊乎茂樹夕和乎酸醎爵
猶其小者也鴻鵠嬉遊乎江漢息留乎大沼俛
啄鯁鯉仰奮陵衡脩其六翮而陵清風庶搖高
翔一舉千里自以爲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弋
者選其弓弩脩其防翳加繒繳其頸投乎百仞
之上引纖繳揚微波折清風而殞故朝遊乎江河
而暮調乎鼎俎鴻鵠猶其小者也蔡侯之事故
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北徑乎巫山逐麋麇麇
鹿彘谿子隨時鳥嬉遊乎高蔡之園溢蒲無涯

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子發受令宣王厄以淮水
填以巫山庚子之朝纓以朱絲臣而奏之乎宣
王也蔡侯之從新安君與壽陵君淫衍侈靡康
樂遊娛馳騁乎雲夢之中不以天下與國家爲
事不知穰侯方與秦王謀寘之以黽厄而投之
乎黽塞之外而襄王大懼必以持粟曰謹受令
乃封莊辛爲成陵君而用其爲與舉淮北之地
十二諸侯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
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
裏盡而毛無所恃邪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
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賀我也譬無異夫路
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
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
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
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
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
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
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道貴富士驕君
曰國非士無道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
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道定矣夏

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以爲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楚莊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慶問左右群臣曰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群

臣之慝是鳥雖不蜚蜚必冲天雖不鳴鳴必驚人
士慶稽首曰所願聞已王大悅士慶之問而拜之以爲令尹授之相印士慶喜出門顧左右笑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御卽十三年矣前爲豪矢而後爲藩蔽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死將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玉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脩治士無所行矣靖郭君欲城薛而客多以諫君告謁者無爲客通事

於是有一齊人曰臣願一言過一言臣請烹也謂者贊客客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少進客曰否臣不敢以死戲靖郭君曰嘻寡人母得已試復道之客曰君獨不聞海大魚乎網弗能止繳不能牽碣而失水陸居則螻蟻得意焉且夫齊亦君之水也君已有齊奚以薛爲君若無齊城薛猶且無益也靖郭君大悅罷民弗城薛也

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益女其爲人也曰頭深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衞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謂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拊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爲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有竒能乎無益女對曰無有直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

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
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
但揚自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
宣王曰願遂聞命無益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
也西有衛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三國之
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
務衆子而務衆婦身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
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
琅玕龍跣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
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僞立
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酒以
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脩諸侯之禮
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
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然而
嘆曰痛乎無益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
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
諛去彫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關公門招進直言
廷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
益君爲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劉向新序卷第三

雜事第三

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
王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
孟子曰大王好色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
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相宇大王愛
厥妃出入必與之偕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於
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曰
王赫斯怒爰整其衣以安且衣以篤冑右以討

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唯恐王之不
好勇也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
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
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之所
聞古之道凡戰用兵之術在於一民弓矢不調
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御遠士民
不親附湯武不能以勝故善用兵者務在於善
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所貴者勢利
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善用之者奄忽焉莫知

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必
待附民哉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言者王者之兵
君人之事也君之所言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
攻奪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
也落單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渙然有離德者也
若以桀詐桀猶有幸焉若以桀詐堯譬之若以
郊投石若以指繞沸若羽蹈烈火入則焦沒耳
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鋌則若莫邪之利
刃嬰之者斷銳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
居而方止若盤石然觸之者隴種而退耳夫又
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或將三軍同力土下一

心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也若弟之事兄也若手足之得頭目而覆曾腹也許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夫又何可詐也且夫暴亂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民之親我驩然如父母好我芳如椒蘭反顧其上如灼黥如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而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孫子自賊其父母也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孫卿曰將率者未事也臣請列王者之事君人之法昔者秦魏爲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罔然乃遂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咎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是大王籌策之臣失之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爲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

籌策之臣失之矣秦王懼然而悟遽發兵救之
馳驚而往齊楚聞之引兵而去魏氏復故唐且
一說定疆秦之策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
舉而折衝消難辭之功也孔子曰言語宰我子
貢故詩曰辭之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
莫矣唐且有辭魏國賴之故不可以已

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興師伐燕屠燕國載
其實器而歸易王死及燕國復太子立爲燕王
是爲燕昭王昭王賢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
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
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

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
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
得洎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
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
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捐五百金洎人對曰死
馬且市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死爲能
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暮年千里馬至者一今
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
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
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
燕燕王吊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

國殷富士卒樂毅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樂毅之笑得賢之功也

樂毅為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脫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唯莒即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王之辱樂毅謝罷諸侯之兵而獨圍莒即墨時田單為即墨令患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詐也欲法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惠王使

劫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劫既為將軍田單大喜設詐大破燕軍殺騎劫盡復收七十餘城是時齊閔王已死田單得太子於莒士為齊襄王而燕惠王大慙自悔易樂毅以致此禍惠王乃使人遺樂毅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指國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請其願而而君弗肯聽也故使使者陳愚志君誠諭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於先王世之所明知燕寡人望有非則君覆蓋之不虞君明棄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明罪之也寡人之罪百姓弗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

矣然恐君之未盡厚矣諺曰厚者不損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軀以要名故覆人之邪者厚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之道也世有覆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惡所望之今君厚受德於先王之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覆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厚薄故施異行有得失故患同今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無所取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覆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訟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未得志未如商容箕子之

也然不內盡寡人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高義而薄於行也非然苟可以成君之高明君之義寡人雖惡名不難受也本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毀而君不得榮是一舉而兩夫也義者不毀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之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季為理於魯三絀而不去或曰可以去矣柳下季曰苟與人異惡往而不絀乎猶且絀也寧故國耳柳下季不以絀自累故自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寡人之罪國人不知而議寡人者天下諺曰仁不輕絕知不簡功簡功棄

大者仇也輕絕厚利者怨也仇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今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忿和怒追順先王以復教寡人寡人意君之曰余將快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循初退不得變過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志敬以書謁之樂毅使人獻書燕王報曰臣不肖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鉞之罪非以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自負以不肖之罪而不敢有辭說今王數之以罪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臣之理不白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

心故不敢不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愛而當者處之故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觀先王舉措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臣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者霸王之餘業戰勝之遺事關於兵革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必與天下圖之圖之莫若徑結趙且淮北宋地楚魏之

願也趙若許約楚魏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王曰善臣乃受命具符節南使趙願反起兵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兵受命而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齊齊王遁逃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貨寶車甲珍器皆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歷室齊器設於寧臺新立之植植於汶篁五伯以來功業之盛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快其志以臣不損令故裂地而封臣使北小國諸侯臣聞賢聖之君功立不廢故昔者於夫也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醜夷

萬乘之齊收八百年之積及其棄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義法執政任事循法令順庶孽施及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吳爲遠迹至郢夫差不是也賜之鴟夷沉之江故夫差不計先論之可以立功也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王之不同量也故入江而不化夫免身而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虧辱之誹墮先王之明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君子絕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臣雖不肖數奉教於君乎臣恐

侍御者親交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以書謝
齊人鄒陽客游於梁人或讒之於孝王孝王怒
繫而將欲殺之鄒陽客游見讒自寬乃從獄中
上書其辭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
爲然徒虛語爾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
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
昂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
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義願知左右不明率從
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
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者玉人獻寶楚王誅
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

世恐遭此變也願大王熟察玉人李斯之意而
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歎臣
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
大王熟察之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而新傾蓋
而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昔者樊於期逃秦之燕
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
剄以卻齊而存魏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
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
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
生白圭戰士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
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

怒食之以馱騃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
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
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居官見妬
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贖於宋卒相
中山范雎拉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
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
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流之河
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
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
之以政甯戚節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
人者豈藉官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

哉感於心合於行堅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
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
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逐墨翟夫以孔墨
之辯而不能自免何則衆口鑠金積毀消骨是
以秦用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
宣此一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
聽共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
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爲仇讎朱象管蔡是也
今人主如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
不足侔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
之心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脩孕婦

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狀也夫晉
文公親其讎而強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
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
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
而卒車裂商君越用大夫種之謀擒勁吳霸中國
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
子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世主誠能去驕傲之心
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陳肝膽施德厚終
與之窮通無變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
客可使刺由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
則荆軻之沉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

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衆無
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至前也蟠木根抵輪
困離竒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
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紙足以
結怨而不見得故有人先游則以枯木朽株對
功而不忘今使天下布衣窮居之士雖蒙堯舜
之術俠伊管之辯素無根柢之容而欲竭精神
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
迹矣是使布衣不得當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
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能不牽手卑
亂之言不惑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

蒙恬之言以信荆軻之說故匕首竊發周文王
拔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
弑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孿拘之語馳
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於諂
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
皁此鮑焦之所以忿於世而不留於富貴之樂
也臣聞盛飾以朝者不以私行義砥礪名號者
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毋而曾子不入邑號朝
歌墨子回東今使天下寥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
權脇於勢位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求
親近於左右則王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
有盡精神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
之卒爲上客

大正

新館

大正十一年四月一日

